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一下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四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一下

丁未赧王元年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秦伐魏取曲沃

秦敗韓師於岸門質其太子倉以和集覽岸門徐廣曰潁陰岸亭是索隱曰河東皮氏縣岸頭亭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内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為助平使市被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中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

遂殺王噲於是齊王問於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也諸侯將謀救燕王又問於孟子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王不能用既而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問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聖人亦有過乎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集覽市被正義曰姓名也

書法於是子之為王三年矣書子之何不成之為君也故噲得稱故燕君書取書臨書殺甚齊

也

孟軻去齊

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説為己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遂致為臣於齊而歸喟然歎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為書七篇韓愈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沒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集覽

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曰處士

書法 去非有事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聖賢之出如鳳鳥之見其就其去國之治亂分焉故前書孟軻去魏以病襄後書孟軻去齊以病宣

發明 自顯王之三十三年孟子適魏既而去魏適齊至是蓋二十三年矣齊魏之君方且為合從連衡之事凡游說捭闔之人無不賓禮至命世之才則棄而不用此正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也考之通鑑雖載孟子與時君荅問之略而不紀其去魏去齊之時至綱目始詳而書之者所以著其與時不合之實重致其歎息之意云爾嗚呼孟子既去則知王道之決不復行天下之決未能平治生民之決未能怗泰此固綱目之深意也學者不可不察

戊申二年齊湣王地元年秦伐趙○楚屈匄伐秦考異提要屈匄下有師師字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絶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絶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絶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詳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

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絶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集覽 箕箒之妾為妾以供掃灑也記曲禮納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注掃灑賤婦人之職詳隨車詳讀曰佯詐也借宋之符符節也行者執以為信無符則不得達時楚絶約於齊齊不通其使故借宋符以達之折節鮑彪曰屈折肢節以服事也名都都大邑也名謂有聞於時者庶長章漢書音義曰秦置二十級爵第十爵左庶長至第十八爵為大庶長正義曰長展兩反章名也史失其姓

己酉 三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

秦又大敗于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集覽

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此正義曰南郡枝江故城是輿地志歸州秭歸東有丹陽城藍田漢地志京兆有藍田縣括地志云藍田山三皇舊居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西入縣

摭實

一統志云丹陽春秋楚邑名秦滅楚屬南郡漢廢之故城在荊州府歸州東七里北枕大江即屈沱楚王城也唐元和志云周成王封楚熊繹於荊丹陽之地即此後又移枝江亦曰丹陽藍田秦之縣名周禮玉之次美者曰藍此縣山出玉故以名縣漢屬京兆尹晉因之後魏初省後復置後周初置藍田郡後省之以縣屬京兆尹唐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丹陽之戰

斬首八萬

發明楚懷貪商於之地輕與齊絕屈匄興無名之師輕與秦戰卒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屈匄亦不免俘虜為楚者亦可已矣忽不思雖又復襲秦果何義耶內喪師徒之衆外召韓魏之兵利之不可狥也如此觀綱目所書詞繁而不殺則其曲固有在矣率土地而食人肉者可不戒哉

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畢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

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為亞卿任以國政集覽涓人韋昭曰今中涓也漢儀注天子有中涓顏師古曰涓潔也主居中而潔除之人陳涉世家應劭注涓人如謁者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摭實一統志云樂毅靈壽人樂羊之後

韓君卒

韓宣惠王嘗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繆留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恒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胡氏曰繆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也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衆乎意者繆留於仲叔陰有所附

欲國柄歸一而不分集覽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為此故危言以動其君耳官因為號焉司馬彪曰若今虎牙將軍

庚戌四年燕昭王平韓襄王倉元年蜀相殺蜀侯考異據後書秦誅蜀相莊則此當書蜀相莊弑其君

書法殺蜀侯者蜀相也不書弑何失國之君也然則君失國則固可殺歟不死社稷而見殺於其臣亦不足以言君矣終綱目君弑書殺八以盜殺書殺者一楚當以獨夫書殺者一漢承祐以失地書殺者二蜀侯齊君地以兩下相殺書者四楚郝趙石鑒段隨凉紹蠻夷書殺不與焉

○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

復合從考異提要事秦下有秦封儀為武信君七字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為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又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

歲之外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
長為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儀遂
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
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
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鳥卵之上
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皐則王
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
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
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
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
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
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
菑即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
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惟大
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
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含忿怒之日久

矣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為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塞午道軍成皋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集覽 武關秦之南關也通南陽文穎曰在秦西百七十里弘農界括地志云故關在商州商洛東春秋時少習也杜預曰習商縣武關不格猶言不敵也岷江正義曰蜀郡岷江本冉駹國禹貢岷山導江案郡縣志岷山在茂州西北裂鵞村水之上源曰羊膊

裂為三派一入大渡河一入征南一入溢村至石紐
則禹所導江也岷江支流過成都溫江縣西二里東
南分入雙流縣界拒扞關戰國楚策注距訓至也張
儀傳注徐廣曰巴郡魚復縣有扞水關案魚復今夔
州奉節是索隱曰扞關楚之西界北地絕正義曰楚
之北境斷絕非謂幽州北地郡也重出地重難也猶
言愛惜也捐甲徒裼捐棄衣甲徒跣袒裼也下甲猶
言頓兵也河外索隱曰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正
義曰謂同華州地也博關蘇秦傳注徐廣曰齊威公
六年晉伐齊至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為博關正義曰
在博州督過之張儀傳注索隱曰督者謂正其事而
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戰國趙策高誘注督視責
也漢中索隱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
名曰漢中午道索隱曰此午道地名當在趙東齊西
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午道交道也
劉伯莊云齊西界案在博州之西境

正誤

下甲今按猶曰

下一統志云武關秦之南關也在西安府商縣
兵**質實**東一百八十里本朝建有巡檢司在焉岷江
即四瀆之一也俗名汶江源出成都府茂州西北裂
鵜村之岷山經茂州城下西南至威州又過汶川轉
而東南至灌縣過金馬口至新津縣與皁江水合扞
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巴東郡漢中秦之郡名
漢隷益州郡東漢改為漢寧郡曹魏復為漢中郡尋
改為梁州晉初陷於蜀後又陷於苻秦宋齊梁及元
魏皆以梁州治漢中郡後周改為漢川郡隋改為漢
中郡唐初復為梁州後改為褒州尋陞為興元府宋
因之元改興元路本朝
改為漢中府隷陝西道

書法書連衡何著衡人之不足恃也故下繼書諸
侯復合從綱目於從衡之言深抑之上書以
蘇秦為從約長下書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所
以著合從之不可恃上書連衡以事秦下書秦君

卒諸侯復合從所以著連衡之不可恃

發明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連衡綱目書之則以秦使為文均之游說也而書法不同若此何哉盖六國迫於秦其勢不容不合則合從者六國之志也至連衡事秦則豈其本心哉假秦之威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國之情見矣然則儀固不能使之連衡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後之論從衡之士者盡以此觀之毋謂儀秦辨諸

辛亥　五年秦武王元年　秦張儀復出相魏考異提要出字在復字上

張儀詭說秦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從横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

公孫衍者號犀首及秦弟代厲又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辨詐相高不可勝載而儀秦衍最著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妾婦之道而已惡得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秦誅蜀相莊

書法 蜀侯不書弒矣則其曰誅何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矣蜀侯不書弒所以示不君之譏陳莊書誅所以正不臣之罪終綱目廢君而書弒者二十賊討者四漢董卓宋徐羨之等梁侯景周宇文護弒君者七十三弒書殺者八賊討者二十六蜀相莊凉齒莊賈趙高項籍王莽梁冀代

六脩漢靳準代寔君燕蘭汗段殘魏清河王紹西泰乞伏公府魏宗愛元乂尒朱世隆宇文護宇文化及韋庶人劉克明朱友珪張文禮郭從謙閻李攸朱文進盖什得其二三焉此綱目之所甚懼也

○秦魏會于臨晉集覽臨晉地志河東有臨晉縣今屬河中府質實一統志云臨晉古地名春秋時為晉桑泉地秦築壘以臨晉地因名臨晉漢為河東郡解縣地後魏為北解縣地隋置桑泉縣屬蒲州義寧初蒲州徙治此唐分置溫泉縣尋省入桑泉天寶中改臨晉縣屬河中府宋金仍舊元以虞鄉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

壬子六年秦初置丞相

癸丑　七年秦魏會于應集覽應地志潁川父城縣應鄉是正義曰應乙陵反應城因應山為名古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秦封范睢為應侯即此索隱曰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亦有應亭質實一統志云應古應子國名周為應鄉春秋時為楚地遷許于葉即此後為沈諸梁邑漢置葉縣晉屬南陽國北齊置襄州東魏置定南郡後周廢襄州置南襄城郡又廢定南郡為縣隋初郡廢以縣屬許州後以定南縣省入唐初於此置葉州州罷仍以縣屬許州後析置僊鳧縣屬僊州尋罷僊州及省僊鳧縣宋屬汝州金屬裕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南陽府

○秦甘茂伐韓宜陽考異提要甘茂上有使字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

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

集覽 息壤索隱曰鯀盜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今荆州南門外有石如屋宇陷入地中不可犯畚鍤又永州零陵南龍興寺中狀如鷁吻色若青石自地出尺餘夷之益高又隆州籍縣南一里有地畝餘踏之軟動長老云息壤也髙誘曰息壤非一處秦武王迎甘茂于息壤乃秦地也正義曰秦邑名

摭實 一統志云息壤古地名有二一

在荆州府境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漢洪録云江陵府南門有息壤焉唐元和中裴宇牧荆州掘之得一石其狀與江陵城同徑六尺八寸從棄之是年霖雨不止復埋此石乃止一在永州府城南故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而起狀若鷗吻色若青石出地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初為堂時夷之而益高凡持鍤者盡死人以為神自是不敢犯柳宗元以為夷之者或不幸而死土烏能神為記以辨之謂史記有地長之占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

甲寅 八年秦拔宜陽

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集覽 樗里子秦惠王弟名疾高誘曰疾居渭南陰鄉其里有樗樹因號焉索隱曰樗

當作樗音攄紀年作楮里疾　攄實　一統志云甘茂下蔡人

秦君卒弟稷立母芈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為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無子諸弟爭立與母弟稷質於燕其母芈八子之異父弟魏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國人集迎而立之稷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為將軍衛咸陽

覽　芈八子芈音米楚姓也東漢皇后紀爵列八品注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稱也

書法　母治國事臨朝之端也故謹書之魏冉書舅譏私也終綱目書治國事二芈氏齊太史氏書臨朝御殿稱制稱詔者二十有二漢呂太后平帝王太后和帝竇太后殤帝鄧太后冉書北鄉侯

閻太后沖帝梁太后再書靈帝竇太后皇子辯何太后晉成帝庾太后穆帝褚太后三書魏馮太后再書齊宣德太后魏胡太后再書唐武太后再書後漢隱帝李太后

發明 婦人治內而以治國事書之則幾於牝雞之晨矣故他時見廢於其子復以不治事書之也若夫母曰芈氏而舅曰魏冉實非秦君之舅又自不言可見矣

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

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彊侵暴吾地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而始出令焉

集覽房子縣名屬常山郡今真定平山縣有房山無窮戰國策趙武靈王曰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注云築城境上為之封域也黃華正義曰西河側之山名東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地

服虔曰東胡烏桓之先後為鮮卑也國在匈奴東故號曰東胡樓煩地理志雁門郡有樓煩縣胡之故地也趙世家曰西有林胡樓煩正義曰即嵐州勝州之北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六國時趙邑邊也輿地要覽曰樓煩故城在今太原府崞縣東鄗縣名今趙州高邑是也又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摭實

一統志云房子戰國趙之邑名漢置房子縣屬常山郡晉置趙國治房子後魏屬趙郡北齊省隋復置唐改臨城縣屬趙州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黃華山名在彰德府林縣西二十里一名林慮山山有三峯名僊人樓玉女臺魯般門下有黃華谷北巖出瀑布又有抱犢固馬鞍山棲霞谷金王庭筠嘗隱居於此樓煩古地名春秋屬晉後為樓煩胡所據趙滅樓煩以為縣秦屬太原郡漢因之三國魏屬新興郡後魏於此置嵐州因山為名隋為岢嵐鎮屬樓煩郡唐置嵐谷縣及岢嵐軍宋因之金改為州元初

省入嵐州後省入管州本朝初置岢嵐縣後改為岢嵐州屬太原府鄗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漢為鄗縣屬常山郡隋分置栢鄉縣遥取漢栢鄉之名屬欒州後改屬趙州宋省栢鄉為鎮後復置縣金隸沃州元隸趙州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乙卯 九年 秦昭襄王稷元年 趙君略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楚魏齊并致胡兵

書法 於是趙武靈王不肯稱王命國人謂己曰君可謂賢矣綱目書曰趙君成其美也

○楚齊韓合從考異 提要及胡地下作林胡獻馬楚齊韓復合從

丙辰 十年彗星見○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

和

書法書復獻何甚趙也既取數邑又要割地趙亦已甚矣也曰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趙又割地以和赧王五十六年反復之理宜也綱目前書復獻後書又割其為世戒明切矣

○秦魏冄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冄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冄遂為政威震秦國

書法君之嫡母何惠文后也故君之妃何悼武后也稱嫡母則芊氏非嫡矣稱妃則悼武非王矣故曰綱目之脩名分而已矣終綱目母后書弑九詳漢靈帝中平六年

丁巳 十一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復與楚上庸

集覽 黄棘正義曰地名也在房襄二州之境上庸地理志漢中郡有上庸縣括地志云今房州竹邑及金州是 質實 一統志云上庸周之國名春秋時屬楚秦置上庸縣漢屬漢中郡晉為上庸郡治梁析置安城縣西魏始改竹山縣隋屬房陵郡唐初房州治此後徙治房陵宋以上庸縣省入元仍舊本朝初併入房州後復置竹山縣改屬襄陽府

書法 入綱目百年矣未有書盟者此其書何武關劫盟黄棘誤之也故謹書之

戊午 十二年彗星見

書法 十年書彗見矣於是間一歲耳彗復見焉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一世再見者一世再見惟赧而已然則周之終於赧也決矣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取韓武遂集覽蒲阪韋昭曰即蒲邑在河東始皇東巡見長阪故加阪字魏世家注括地志云隰州隰川南四十五里蒲邑故城也晉世家曰蒲邊秦則蒲是晉地杜預曰今平陽蒲子縣是又蒲陽注見顯王四十一年晉陽魏世家作陽晉索隱曰紀年作晉陽正義曰晉陽是也史文誤耳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案陽晉衛地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封陵索隱曰紀年作封谷括地志云封陵在蒲州武遂楚世家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武遂城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

摭實一統志云蒲阪春秋晉之地名戰國時屬魏秦屬河東郡漢為蒲阪縣地後魏置河東郡後周改為蒲州隋復為河東郡唐改蒲州屬河東道開元中改為河中府乾元初復為蒲州五代梁置護國軍

節度宋仍舊屬陜西路金初為蒲州後復為河中府屬河東南路元因之本朝復為蒲州仍屬平陽府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横質於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合從至是齊韓魏以楚負約合兵伐之楚王使其太子横為質以請救於秦秦人救之三國引去

己未十三年秦魏韓會于臨晉秦復與魏蒲阪⊙楚太子横殺秦大夫亡歸

庚申十四年日食晝晦

書法日食晝晦大變也安王之世甞見矣於是再見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晝晦者

三安王二十年是年漢呂氏庚申年周末居二焉周安得不亡哉詳安王二十年

○秦取韓穰集覽穰地理志南陽有穰縣今鄧州穰城是郭仲産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魏冉為穰侯即此 質實一統志云穰古地名春秋時為鄧侯國後屬晉戰國時屬韓秦為穰邑漢為穰縣屬南陽郡後魏為南陽郡治又於此置荊州隋初罷郡改荊州為鄧州大業初復改南陽郡唐為鄧州天寶初改南陽郡乾元初復為鄧州五代梁置宣化軍唐改威勝軍周改武勝軍宋復為鄧州屬襄陽府金屬開封府元屬南陽府本朝以穰縣省入仍屬南陽府

○蜀守叛秦秦誅之考異提要無此七字 集覽蜀守秦本紀作蜀侯正義曰時秦伐蜀置守矣其守名煇或作渾華陽國志作軍

○秦韓魏齊伐楚殺其將唐眛取重丘集覽重丘地理志平原有

重丘縣在冀州城武界漢武封河間獻王子劉搖為重侯即此　摭實　一統志云重丘古地名在東昌府城東南跨茌平縣界春秋諸侯同盟于重丘即此

○趙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集覽　中山君戰國策注云史不世不名諡又注見晉穆帝永和七年

辛酉　十五年秦公子悝質于齊○秦芊戎大敗楚師殺其將景缺取襄城楚使太子橫質於齊以請平　考異　提要書曰秦大破楚師　集覽　襄城秦本紀作新城年表作襄城正義曰許州襄城古新城也匈奴傳周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注氾今號襄城　質實　一統志云襄城本春秋鄭氾地以周襄王出居此因名襄城漢始置襄城縣屬潁川郡晉置襄城郡後周置汝州隋俱廢唐復置尋廢以縣屬許州宋屬汝州金元屬許州本朝因

之改屬開封府

壬戌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

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為相國傅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為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書法書少子何譏也趙君之禍始此矣故書廢之例二廢太子某者不宜廢之辭也太子某廢

者宜廢之辭也凡廢立聯書所廢因所立也是故有少子何而後太子章廢有東海王陽而後太子彊廢有皇子肇而後太子慶廢有少子深而後太子胤廢綱目皆聯書之著所因也書廢太子十一趙太子章漢景帝太子榮光武太子彊章帝太子慶安帝太子保吳太子和晉惠帝太子遹陳後主太子胤唐高宗太子賢玄宗太子瑛文宗太子成美書以罪廢二魏太子恂有罪唐太子承乾謀反廢書以一唐高宗太子忠廢書黜一唐昭宗太子裕為臣所廢一司馬穎廢太子覃書傳始此終綱目書傳七趙主父魏主弘齊主湛齊主緯周主贇唐睿宗順宗

發明太子不可廢也而廢之少子不可傳國也而傳之直筆于此其義自見趙君亦何詞以掩其失哉沙丘之及宜矣

齊魏會于韓○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考異提要書曰秦誘楚君槐于武關劫之以歸楚請太子橫於齊而立之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

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横方質於齊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還而太子在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人或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郢中立王吾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睠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集覽

昭睢姓名楚之族屈平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平其後也高平曰原故名平字原子蘭楚懷王稚子之名要以要約也文穎曰劫也巫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東百里後為南郡

邑三國吳置建平郡應劭曰巫山在巫縣西南郢中立王謂楚別立新王也與其新王市言與我地則我與新立之王殺所質太子是猶與新王為市交易左徒宮名正義曰猶今左右拾遺離騷索隱曰騷一音蕭王逸曰離別騷愁也班固曰離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晦菴曰班顏之説是也汨羅賈誼渡湘賦注汨莫歷反又音博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故曰汨羅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東北六十里春秋羅子國

摭實 一統志云巫戰國楚之郡名秦改巫縣屬南郡漢因之晉於此置建平郡隋罷郡改縣曰巫山屬巴東郡唐屬夔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夔州府汨羅江名在長沙府湘陰縣北十里源出豫章流經湘陰縣分二水一南流曰汨水一經古羅城曰羅水至屈潭復合故曰汨羅西流入湘荆楚歲時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之

書法前書誘執公子卬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甚秦詐也楚君何以名失地也

發明秦自商鞅誘執魏將於是拱手而得河西之地卒以此蠶食山東得志天下今復誘楚君于武關執之以歸其為詐益加於前矣世德下衰暴亂肆行已非一日蓋自春秋昭十一年楚子虔誘殺蔡侯般于申始有詐誘之事聖人深貶而名之然蔡般有弒父與君之罪在所當誅而春秋猶不之予者惡其誘也至昭之十六年楚平復誘戎蠻子殺之春秋亦直筆而書則其惡楚尤為可知去之二百載其孫槐乃誘執于秦出乎爾者必反乎爾是豈果無天道乎夫國君有社稷人民之重乃輕棄其國以與讐敵親可謂無謀之甚者名以貶之豈以其偶罹横逆而恕其失地之咎哉彼秦人肆其虎狼之暴既以重兵伐取其城又從而脅誘其君置之死地而後已異時楚雖三户亡秦必

楚天理至是尤為益明綱目書誘書執其忍惡秦之意深得春秋惡楚之旨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為相

癸亥 十七年 楚頃襄王橫趙惠文王何元年 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因文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以獻於秦王矣文客有善為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得脫歸 集覽 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太史公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趙簡子曰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士不衣狐白注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也說者謂此天子諸侯燕居之盛服也

發明逃者匹夫之事田文身為齊臣且又齊之族屬是時秦方有併吞天下之志文當告於齊君力辭其請縱使齊君迫於秦而不從則當於入秦之後辭諸秦秦君可也安有鄰敵羇旅之臣一旦入人之國驟居相位而無危辱之禍哉綱目上書秦以齊田文為丞相曰田文而繫之齊者明其不當為秦相也下書田文自秦逃歸不曰秦丞相者不予其相秦也文招致賓客數千人卒不免匹夫之辱僅脫虎口亦果何益於事哉

秦伐楚取十六城

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伐之取十六城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絶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孟嘗君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

齊危矣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蘇氏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霸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

有大義而屈集覽宛音鴛正義曰今鄧州縣括地志云南陽郡邑古申伯國城在宛大城南其西南二縣皆故宛城也葉音式涉反正義曰汝州縣古葉公國南陽葉縣是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蕪號葉城即子高之故邑薛公田文襲父爵封薛故號薛公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山東難秦於不義哉

難猶畏也謂不敢輕易於秦也正誤難秦今按難去聲猶難疑荅問之難謂以文告之辭責之也

質實一統志云宛古地名本周時申伯之國春秋時屬晉戰國時為韓宛邑秦為宛縣南陽郡治此漢因之後魏改上陌縣後周改上宛縣隋初改南陽縣屬鄧州唐初廢縣置宛州尋罷州仍以縣屬鄧州唐末以向城縣省入五代及宋皆因之金為中州治所元改州為南陽府仍置縣屬焉本朝因之屬南陽府葉古地名商為應子之國周為應鄉春秋為楚地遷許于葉即此後為沈諸梁邑漢置葉縣晉改屬南

陽國北齊置襄州東魏置定南郡後周廢襄州置南襄城郡又廢定南郡為縣隋初郡廢以縣屬許州後以定南縣省入唐初於此置葉州州罷仍以縣屬許州後析置僊鳧縣屬僊州尋罷僊州及省僊鳧縣宋屬汝州金屬裕州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南陽府

書法乃者何緩辭也伐秦之得志此而已然則予之歟非也惡秦而已矣　按通鑑是年不書三國伐秦而於十九年書齊魏韓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綱目十九年無所書而書三國伐秦於是年本遷史也

發明按史遷年表赧王十七年於齊魏韓之下具載伐秦及河渭絕一日之事又考之秦紀齊世家亦俱載秦割地以和之實至田文一傳尤為詳悉且曰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

其事甚明然通鑑乃不載此參之考異目錄皆無之豈亦別有異說耶綱目書之詞繁而不殺然不書三國為楚討秦何哉田文懷怨秦之私借楚為詞而又行之不力故特書割河東三城以和則見其沒於利而不反於義非真能討伐者也書法若此所以見師出不可無名為義不可不竟

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

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辯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集覽堅白同異莊子齊物篇故以堅白之昧終林希

逸口義云堅白注家以為堅石白馬之辯蓋曰堅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為馬言馬不必言白亦猶黃馬驪牛三也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二說雖殊皆辯者之事耳黃馬驪牛三見莊子天下篇白馬非馬見列子仲尼篇又莊子胠箧篇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又秋水篇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注公孫龍當時辯者之名也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公孫龍之辯蓋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異臧三耳三耳者如莊子天下篇所載雞三足之說今推廣莊子疏謂數起於一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三名雖立然竟無實體故雞可為三足也林希逸口義云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

者是為三矣今兩耳三耳豈不猶是一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為三幾能令幾令並平聲

甲子十八年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考異提要書曰楚君槐亡走秦追及之以歸

發明楚君自武關見執至卒于秦皆書其名者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故也後此三十一年齊君地之類皆同

乙丑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

懷王發病薨于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發明楚槐奄有六千里之國帶甲百萬地非不廣兵非不衆也一貪商於之地輕絶鄰好破軍

殺將蹙地求和秦齊韓魏惡其反覆交伐其國甚至以冢嗣出質求救請平楚之削弱未有甚於此時者秦乘其弊刼以好會執而留之走趙不納卒死于秦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末流之弊一至於此綱目詳而書之所以戒後世之人毋輕於棄信狥利而忘義也若夫秦之無道則亦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

丙寅二十年魏昭王韓釐王咎元年 趙主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歸大赦酺五日考異提要書曰趙主父歸大赦下當及燕齊滅中山 考證補書境内○謹按凡例曰凡恩澤皆書非正統者曰赦其境内後倣此 集覽酺五日漢景本紀注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得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横賜得令會聚飲酒五日服虔曰酺音蒲顔師古曰酺布也王者布徳大飲酒也

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書法 書酺始此終綱目書酺六是年秦初己卯年漢景帝後元年唐高宗上元元年玄宗開元元年二十三年書五日者二是年漢景帝後元年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弒主父於沙丘考異提要無於沙丘三字

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不出毋為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

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兊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自今有名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娃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傫然也反北面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兊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成兊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兊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宫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鷇食之三月餘餓死

集覽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肥義報李兊曰必傳惠文王為王不可懼公子章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傅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公羊傳僖十一年晉獻公愛奚齊卓子

使荀息傅焉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晉世家注索隱曰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信期趙世家注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正義曰信音伸吳娃吳廣所納之女惠文王何之母娃嬴孟姚也娃於佳反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偞然偞力追反瘀病也沙丘異宮地理志鉅鹿有沙丘亭趙世家注沙丘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

正誤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今按本意謂凡受人之託其人已死已為生者誠能不負所託假使其人再生己之生者無愧若負所託則有愧矣謬與荀息意同集覽索隱皆誤

攈實 一統志云沙丘共宮即沙丘臺也在順德府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紂築沙丘臺多取鳥獸置其中衛靈公卒葬沙丘宮穿冢得石槨有銘云不

憑其子靈公奪我里子韋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秦始皇東巡回崩於沙丘皆此處

書法　前書廢太子不予其廢之也至作亂則書誅矣予成死以誅書成死以弒而罪之輕重各當矣終綱目太子書誅三（太子章趙太子宣後唐秦王從榮）而以作亂書者二（太子章秦王從榮）

發明　章已廢矣而書故太子者不予主父之廢也既書故太子矣而不免於二臣之誅者作亂故也二臣已討亂矣而不免於弒君之名者君臣之分不可廢也至於主父以強趙之君雄蓋一時而亦終於見及者廢嫡立少故也推原禍始特一吳娃爾自古溺愛衽席若此類者甚多前車覆後車進有天下國家者胡不觀之以為永鑒哉

秦以魏冉為丞相

丁卯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集覽解地理志河東有解縣唐叔虞食邑也今解州是摭實一統志云解古邑名春秋為晉之解梁城解音蟹戰國屬魏漢為解縣屬河東郡後魏析置安定縣西魏改曰南解縣屬綏化郡隋改為虞鄉縣屬蒲州唐初改曰解縣貞觀初省入虞鄉後復置屬河中府五代漢始置解州治解縣宋屬河東路後改屬陝西路金於州置解梁軍後改保昌屬河東南路元仍為解州屬平陽路國朝因之以解縣省入屬平陽府

戊辰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拔五城考異提要白起下有將兵字質實一統志云白起郿人

韓魏伐秦魏冉薦左更白起起將兵敗之于伊闕殺虜其將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為國尉集覽

左吏秦官有左右吏秦惠王爵樗里子右吏索隱曰秦第十四爵名也吏工衡反左吏未詳

己巳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司馬公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其讐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强烏得陵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讐人役信哉

書法入綱目王后不書列國夫人不書書楚迎婦何病楚也秦不共戴天者也而妻其女國亦不競甚矣前書楚君槐卒于秦此書楚君迎婦于秦所以甚病楚也

發明 楚迎婦之舉司馬氏論之當矣然考之綱目自十六年書楚君槐誘執于秦即書楚人立太子橫越兩年書走趙不納又一年書槐卒于秦首尾四年之間曾未聞楚人有救君父之意至是又四載矣大讐未復而寇敵益彊此正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今楚人安於不競畧無憤恥自強之志是以鄰國闚之益加橫逆而楚甘心為從至此極耳向使楚人能痛念君父之辱強於政治勉厲奮發義不圖存西向死敵則秦人方將屈服之不暇而何敢加以非禮哉然則迎婦于秦其事讐之惡尚何咎之有哉

庚午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秦君封魏冉為穰侯公子市為宛侯公子悝為鄧侯考異 提要書曰秦封魏冉為穰侯芊戎為華陽君弟

市為高陵君悝為涇陽君

辛未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韓入武遂于秦 魏地四百里韓地二百里

壬申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考異 提要漏秦字 集覽 大良造秦官顏師古曰造成也音在早反索隱曰即大上造秦第十六爵名也今云大良造或後又變此名耳

癸酉二十七年冬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

已而皆去之考異提要無遣使二字

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書法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為尊一也秦以伯爵借王亦既與周無別矣昭襄何意思及稱帝豈非欲以是求加於周哉罪孰大於此者書曰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首其罪於秦也是故秦初稱王則書月其稱西帝則再書月秦之僭綱目謹志之然則齊君聽蘇代之言受而不稱則賢也綱目無予辭何稱之二日而後去之則與秦亦等耳故書曰已而皆去之已者既事之辭也必若劉虞然後可以書不受矣漢獻帝永平二年綱目書立為帝為皇帝五齊君恒山王弘劉玄盧芳

石敬
塘

發明秦故伯爵也既僣稱公又僣稱王淫名奄於
天子亦已極矣猶以為未足而稱帝焉且又
遣使帝齊何耶民無二王又安有二帝之理秦人
僭侈之心固已不待呂政更號皇帝之餘而後見
書法若此足以知首惡
之在秦矣可勝誅哉

秦攻趙拔梗陽集覽梗陽趙世家注杜預曰太原晉陽
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太原楡次
有梗陽鄉與杜說小別括地志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
縣南分晉陽置一作杜陽必刊誤案杜陽乃扶風邑非
趙地質實一統志云梗陽春秋時晉地名又名清源漢為
楡次縣之西境隋始於梗陽故城置清源縣屬
并州以水為名大業初省入晉陽唐初復置金以晉州
移治於此後復為太原屬縣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太

原
府
甲戌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集覽新垣曲陽趙世家注正義曰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所在之處攄實一統志云曲陽本春秋晉之邑名戰國時屬魏秦廢之故城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南一十五里史記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國語王以陽樊賜晉即此

乙亥二十九年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考異提要無秦出其人募民徙之八字○秦敗韓師于夏山○齊滅宋

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溫　集覽　雀生鸇　雀依人小鳥也鸇字韻書無之疑必刊誤紫戰國宋策作雀生鱴鮑彪注云集韻鱴音欺今江東呼鵂鶹為鵋鵙今之角鴟也孔子家語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殷帝辛之世雀生大鳥占之曰以小生大則國必王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脩國政殷國以亡溫地理志河內溫縣正義曰今懷州溫城屬孟州

正誤　雀生鸇今按說苑作鶉字林云鴟屬恐古字亦作鸇

摭實　一統志云溫古邑名周為蘇忿生之封邑東周為畿内邑漢為溫縣屬河內郡後廢隋復置屬懷州唐初置平

州尋復為縣屬懷州改屬洛州後又屬孟州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懷慶府

丙子三十年秦會楚于宛會趙于中陽集覽中陽地理志西河中陽縣括地志云中陽即西陽在汾州隰城南質實一統志云中陽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後屬秦漢為茲氏縣地屬太原郡三國魏始置中陽縣屬西河郡晉省入隰城縣後魏屬真君郡又分隰城置永安縣北齊省後周復置隋屬汾州唐貞觀初改孝義縣因縣人鄭興有孝義故名宋改中陽縣尋復為孝義縣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汾州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摭實一統志云蒙武齊人父驁自齊歸秦故為秦將恬其子也

○齊殺狐咺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考異提要無亞卿二字

齊湣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咺正議斮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嚪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集覽狐咺姓名咺音况遠反嚪秦嚪者進說之義索隱曰嚪與啗通以利誘之也諸侯害言忌也猶言患之

書法兩國事也其不殊之何此特筆也齊方殺言者樂毅方約趙合而書之綱目之垂戒深矣

發明春秋魯宣九年書陳殺其大夫洩冶左氏穀梁載其以諫見殺先儒釋之以為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夏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世戒今齊殺狐咺陳舉以分注考之則咺正議者也舉直言者也綱目上書齊殺二臣下書齊君出走見殺其為世戒可謂深切著明

也矣後之欲殺諫臣者可不鑒諸

丁丑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菑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考異

提要殺當作弑今按篡賊例曰君出走而弑之曰某君出走某弑之注云淖齒之類據明年書齊人討殺淖齒竊意當從提要為是蓋夷狄殺其君長皆以弑書況中華列國之君乎尹氏發明曲為之說非所以示戒也

考證殺當作弑

燕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救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燕小頼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收取其

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我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因其軍破而乘之則其民必叛而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齊果大亂湣王出走毅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齊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留狥齊城未下者齊王之衞衞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樂

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蠋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太山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而撫千乘以中軍據臨菑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

集覽 逐北服虔曰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曰北左傳楚侵庸七遇皆北杜預注軍走曰北北如字一音佩劇辛姓名也臨菑菑通作

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隋置淄州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一名齊城古營丘地今益都屬縣祭器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昌國地志齊郡有昌國縣括地志云漢武更山陽為昌國今曹州城武東北三十二里梁丘故城是正義曰故城在淄州淄川東北留狗狗巡師宣令也共具共居用反猶言供張也走莒走音奏疾趨也莒今益都莒州是古莒子國郭周四十餘里淖齒索隱曰淖姓也楚人江都易王傳有美人淖姬蘇林注淖音泥淖之淖尼教反徐廣曰多作悼齒疑誤千乘博昌案地志二邑皆屬青州樂安郡樂安今棣州是故城俱在正義曰乘去聲嬴博之間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注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正義曰故嬴城在兗州博城東北擢王筋擢引也抽出也宿昔案集韻宿夜也左傳為一昔之期注一昔一夜也畫邑人王蠋劉熙曰畫音獲齊

西南近邑因瀘水為名索隱曰畫胡卦反蠋朱玉反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棘邑也又名畫邑王蠋所居禮逸民禮以禮遇之也何晏曰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林少穎亦以逸為俊逸之逸如俊民之義非隱逸也循泰山循行順也拊循其民也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略琅邪略謂行而取之用功力不多也琅邪郡今沂州是山在海州朐山縣東北正義曰今兖州東沂州密州古琅邪地山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基在上下齊索隱曰彼自歸伏曰下正義曰以兵威伏人曰下綦也綦音其窮極之

循泰山今按循緣山而行也率西水

摭實

時也

正誤

許遵海而南之義非謂拊循其民也

一統志云臨淄春秋齊邑名本營丘之地秦屬齊郡漢置營陵縣為北海郡治東漢又置臨淄縣為齊國治北齊省臨淄入益都縣隋復置臨淄縣屬北海郡唐屬青州宋屬鎮海軍金屬益都府元併入益都縣

後復置國朝因之屬青州府莒古莒子國也春秋時
屬齊戰國末屬秦漢置莒縣為城陽國治東漢屬琅
邪國魏於莒縣置城陽郡晉及後魏以縣屬東莞郡
北齊屬東安郡後周置莒州隋罷州以縣屬琅邪郡
唐置莒州後罷宋以縣屬密州金復屬莒州治莒縣
元仍舊國朝省莒縣入焉改屬青州府千乘春秋時
齊邑名即古之廣饒地秦滅齊置千乘縣漢改為樂
安縣屬千乘郡東漢屬樂安國晉廢之劉宋復置隋
省入千乘縣後移千乘於廣饒地唐置乘州尋罷州
以縣屬青州金屬益都府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青
州府博昌春秋時齊邑名即周之薄姑地秦滅齊置
博昌縣漢因之屬千乘郡東漢屬樂安國北齊改樂
安縣隋復改曰博昌唐省樂安安平二縣入焉五代
唐始改曰博興宋屬青州金屬益都府元陞為州國
朝降為縣改屬青州府晝邑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
西北二十里孟子去齊宿於晝即此琅邪春秋齊邑

名秦滅齊置琅邪郡漢晉因之後魏於此置北徐州後周改沂州以城臨沂水故名隋置臨沂縣改州為琅邪郡唐復為沂州天寶初改琅邪郡乾元初復為沂州宋金因之元屬益都路後以臨沂縣省入國朝改屬兗州府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琅邪山下王蠋墓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廿里愚公山

書法 名齊君何失國也故淖齒書其相而不書弒然則蜀侯何以不名史失之也蓋戰國之世多闕矣綱目失地不書弒二蜀侯齊君地

發明 自赧王元年齊因燕亂伐取之孟子嘗勸齊君謀於燕衆置君後去而齊不能用也至是蓋三十年矣燕君日夜撫循其民其謀齊之心無頃刻置殆與勾踐謀吳同一軌轍齊湣方且滅宋

王偃而驕侵暴鄰境謀并二周由是燕得以合諸侯之兵一舉而墮其國其視齊宣之破燕為益烈矣天道好還詎不信耶綱目於毅書上將軍者見其行兵有正大之意也四國之師書以者著燕之得衆也淖齒實弑而書殺者正齊君自取滅亡之罪也然則燕兵正乎曰非正也是亦報復之舉爾孟子謂春秋無義戰況戰國乎使燕誠有雪恥先君之志則當伐齊之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聲齊人暴蔑之罪發齊湣并周之謀仗義致討執其君而歸之京師以聽天子之所自為則齊桓晉文之功復立而諸侯服矣不此之思而利其土地取其器物則是以暴易暴庸愈乎哉故繼書下齊七十餘城以著其燕并之實他日復為齊有尚誰責乎

秦魏韓會于京師

書法 前書諸侯會于京師矣於是再見天威咫尺而莫之朝焉書會于京師罪不王也前不序矣此其序之何貶於其事端餘者因而錄之適足以見其罪也

戊寅 三十二年 齊襄王法章元年 秦趙會于穰○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集覽 安城地志云汝南郡有安城縣括地志云故城在豫州汝陽東南七十里或云在鄭州原武東南二十里 ○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 考異 按凡例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書討討而殺之曰誅則此當書齊人討淖齒誅之 考證 殺當作誅○謹按凡例曰君出走而弒之曰某君出走某弒之註云淖齒之類綱目特正淖齒之罪而立此例可謂著明矣凡例又曰非正統而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曰討討而殺之曰誅今諸刊本於齊君書殺而不

曰弑於淖齒書殺而不曰誅此因舊文未經更定非朱子之本意也若弑君者曰殺討罪者亦曰殺則凡例不必立提要不必書矣尹氏發明曰淖齒實弑而書殺者正齊君自取滅亡之罪也又曰前不書弑者著齊湣驕暴之罪後書討殺者正淖齒弑逆之誅豈尹氏不考凡例而曲為之說歟抑不見凡例而附會其說歟是不可以不正也茍為不正則恐後之為人臣者指其君為驕暴自取滅亡而妄起叛亂之謀何以為亂臣賊子戒哉今故推本義例以正其誤殺齊君曰弑殺淖齒曰誅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其斯之謂矣

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傭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湣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依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

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集覽 太史敫家傭案史記田完世家太史氏也名敫徐廣注敫音躍一音皎傭雇作也據戰國齊策作太子逃太史之家為溉園注云太史姓后氏有此不同疑齊策注為得之又解見後君王后

書法 齊君不書弒矣此其曰討何不討則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矣是故蜀侯不書弒而蜀相莊書誅齊君不書弒而淖齒書討所以示天下之大戒也

發明 前不書弒者著齊湣驕暴之罪此書討殺者正淖齒弒逆之誅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紿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趙王以為上大夫

集覽 和氏璧卞和楚之野民韓子曰和得璞於楚山中獻之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刖其左足文王立和又奉璞獻玉人又曰石刖其右足成王立和抱璞泣王使玉人破之得寶藺相如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邑於藺一統志云藺因氏焉案藺趙邑 **質實** 相如趙城人

書法 書使獻璧何非事也故相如不書官交譏之

衛君卒

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名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荀子曰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集覽 泄姬姬姓泄音薛如耳姓名先為魏之大夫見魏世家注胥靡有罪之人晉灼曰胥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罪不至扑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連以執役也劉原父曰胥靡說文作縃縻謂拘縛之也莊子庚桑楚篇胥靡登高而不懼林

希逸口義云胥靡城旦舂之人也又則陽篇築十仞之城此胥靡之所苦也左氏都邑名顔師古曰凡邑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也

己卯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庚辰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集覽石城地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縣是○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諭止之考異提要書曰王使東周公諭楚止其兵

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

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集覽共主索隱曰周為天下共所宗主虎肉臊而兵利身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劉伯莊曰虎之爪牙如兵之利刃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傳器索隱曰傳國之器謂九鼎也

發明　楚自屈匄敗亡之後國兵連破未幾其君執死于秦其子繼立為讐人役方且自救覆亡之不暇乃於此時而欲謀周可謂不自量之甚矣前史止述楚欲圖周之意至綱目始正其謀入寇之名則楚人之罪可勝誅哉雖然楚之覦周非一日矣盖自熊通僭號稱王王孫滿問鼎輕重世有無周之心至於衰世猶為此舉嬴豕蹢躅其罪固不在嬴秦之下蠢爾蠻荊大邦為讐戎狄是膺荊

舒是懲宜春秋以夷狄待之

辛巳　三十五年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因蜀伐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於秦考異提要無於秦二字集覽光狼城名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其地在代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質實一統志云光狼城在澤州高平縣境

書法因者何所從道也伐未有書所從道者此其書因蜀何終錯計也先是秦議伐國儀請先韓錯請先蜀既而伐蜀取之於是是因蜀以伐楚則錯之本謀也

壬午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集覽鄢徐廣曰鄢於偃反

地志潁川有鄖陵縣服虔曰鄖陵鄭之東南地正義曰鄖音偃括地志云故鄖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古鄖子國漢惠改率道曰宜城鄧地志南陽有鄧縣今鄧州是晉太康地記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養北二十里春秋鄧國西陵即夷陵也又名峡口今峡州是徐廣曰漢屬江夏括地志云故城在黄州黄山西二里

摭實 一統志云鄀春秋楚之邑名秦為郘縣地屬南郡漢置宜城縣晉襄陽郡治此劉宋屬華山郡梁改為率道縣隋屬襄州唐屬鄀州尋改屬襄州以漢南縣省入天寶中復改為宜城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襄陽府鄧古邑名春秋時為鄧侯之國秦為穰邑漢為穰縣屬南陽郡後魏為南陽郡治又於此置荆州隋初罷郡改荆州為鄧州大業初復改南陽郡唐為鄧州天寶初改南陽郡乾元初復為鄧州五代梁置宣化軍節度唐改威勝軍周改武勝軍宋復為鄧州屬襄陽府金屬開封府元屬南陽府國朝以穰縣省入改屬南

陽府西陵古邑名春秋時屬楚秦伐楚燒夷陵即此漢為縣屬南郡三國魏於此置臨江郡蜀漢改為宜都郡又改縣為西陵晉復曰夷陵梁兼置宜州西魏改為拓州後周又改為峽州隋初郡廢後改州為夷陵郡唐初復為峽州天寶初改夷陵郡乾元初復為峽州宋因之元改為峽州路國朝初改為峽州府尋改為夷陵州以夷陵縣省入改屬荆州府

○秦趙會于澠池摭實

澠池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廉頗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

動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交楊氏曰古之智者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乃棄國而逃之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而欲以身死之可謂失義而傷勇矣及其完璧而歸於趙亦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雖勿往可也相如為國卿相挾萬乘之君以蹈危事其智勇又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而或者謂

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謂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集覽度道里會遇之禮畢度料也道里路程也記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孔子世家以會遇之禮相見注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缶俯九反盛酒瓦器秦俗擊之以節樂爾雅盎謂之缶注盆也五步之內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此言五步之內蓋言至近也血濺藺相如本傳注正義曰濺音贊字通作湔左傳注音薦刎頸交刎斷也崔浩曰言交契深重要齊生死雖斷頸而無悔是為刎頸之交也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菑封單為安平君趙封樂毅為望諸君

初燕人攻安平臨菑市掾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

免遂奔即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為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遺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

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刼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犇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

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王自莒入臨菑王以太史敫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生太子建以單為相封安平君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汚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巖下有貫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言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王有所幸臣九人語王曰安平君與王君臣無異而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

其志欲有為也異日王曰名相單來單所任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户○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尅單乃懼問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織蕢仗鍤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

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隷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

集覽以鐵籠傳車轄徐廣曰傳音附轄音衛索隱曰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傳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堅而易進也郭璞云轄車軸頭也反間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也凡軍之所欲擊

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
閽者舍人之姓名令吾之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
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騎刼姓名也騎竒
寄反刼訖業反前行句絶漢終軍傳臣宜當矢石啓
前行顔師古注行下郎反版鍤正義曰鍤初洽反鍫
也字與臿通秦二世本紀大禹身自持築臿君王后
戰國策君王后太史后氏女皦彪注后姓也以其姓
后不可稱后后故曰君王后朝日朝旦也惴惴索隱
曰區區之義棧道木閣棧棚也崔浩曰路隃不容行
架木為棚而度名曰閣道魯仲連齊人也正義曰魯
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一日服千人有
徐刼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
巴曰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先生勿復
言田巴謂徐刼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哉巴
遂終身不復談夜邑之奉益封田單以夜邑萬户令
益都萊州掖縣是楚漢春秋有夜侯蠱達索隱曰地

志東萊萊有掖縣戰國齊策注夜一作劇屬淄川又東萊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掖不全或是不夜省不淄澠淄與菑通澠音繩淄水出淄州淄川縣澠水出益都臨淄縣援枹鼓之索隱曰援引也枹音孚擊鼓杖也自取枹而擊鼓觀津劉伯莊曰觀工喚反趙惠文王封樂毅於觀津又齊敗魏觀津正義曰觀津本趙邑後屬魏故城在冀州棗彊縣東南二十五里望諸君望諸澤名本齊地後為趙所得樂毅自齊奔趙趙人以此號之示其所從也戰國策望作藍禮職方氏青州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禹貢作孟豬按地志在梁國睢陽東北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既絕不談彼之短不潔其名索隱曰禮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正義曰言不潔己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之惡也毅子閒索隱曰閒紀閑反正義曰閒音閑

正誤

惴惴今按惴惴恐懼貌詩曰惴惴其慄

摭實

一統志云夜邑夜本作掖

春秋齊之屬邑秦屬齊郡漢置掖縣為東萊郡治所晉屬東萊國北齊以曲城當利二縣省入隋至元並為萊州治國朝因之改屬萊州府淄澠二水名淄水在青州府城西五十里源出泰安州萊蕪縣原山流達臨淄至壽光縣入濟水禹貢濰淄其道即此澠水源出青州府臨淄縣西申門之申池即左傳所謂齊懿公遊於申池者申池水一支西流者為糸水一支北流者為澠水左傳謂有酒如澠魯仲連謂田單騁乎淄澠之間淮南子謂易牙嘗淄澠而別之者即此皆北流入時水觀津戰國趙邑名樂毅受封於此號望諸君漢置觀津縣屬信都郡隋省之故城在真定府武邑縣東南三十里

發明書燕君卒樂毅奔趙田單盡復齊地文無貶詞然不書騎刼代將者所以見燕昭君臣伐齊未得其道無以服齊人之心故燕君甫卒樂毅一奔而齊地已復固非止於騎刼代將之失也夫

以齊宣之彊乘燕噲之愚而取之孟子猶謂以燕伐燕況燕以弱小之國借助諸侯一旦兼并強大之齊固非諸侯所樂正使燕昭不死樂毅不奔亦未保其果有堅凝之理矧又繼以燕惠之庸乎其敗宜矣

薛公田文卒考異 提要田文卒下有齊魏滅薛四字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書法 不書齊薛公何薛貳於齊也曷為卒之不容於齊臣魏伐國襄王既復中立自固身死而齊魏共滅之書卒所以示戒也

發明田文齊之臣也而不繫之齊者著其背國自立之罪且非齊之所得臣也彼其招致游士食客滿門而出相鄰敵覆其宗國乃無一忠信之人諫止其惡卒之倀倀中立無所附麗肉未及寒宗族夷滅然則賓客皆妄人也已何足貴哉

癸未　三十七年燕惠王元年　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陳秦置南郡封起為武安君集覽郢括地志云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紀南故城是楚文王所都郢也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東北六里夷陵南郡邑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在荊州西陳今陳州括地志云伏羲所都今陳州宛丘縣是故城　質實一統志云郢古邑名春秋時為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初改為臨江郡後置荊州刺史南郡隸焉三國初屬蜀後屬吳晉初改為新郡尋復曰南郡東

晉以為重鎮隋初州郡俱廢尋復置荆州治江陵大業初復為南郡唐初改為荆州天寶初改江陵郡上元初改江陵府宋置荆湖北路淳熙初改為荆南府元初改江陵路後改中興路國朝改為荆州府隸湖廣道夷陵春秋楚之邑名秦伐楚燒夷陵即此漢為縣屬南郡三國魏於此置臨江郡蜀漢改為宜都郡又改縣為西陵晉復曰夷陵梁兼置宜州西魏改為拓州後周又改峽州隋初郡廢後改州為夷陵郡唐初復為峽州天寶初改夷陵郡乾元初復為峽州宋因之元改為峽州路國朝初為峽州府後改為夷陵州以夷陵縣省入改屬荆州府陳伏羲所都之邑名周封舜後於此為陳國秦為潁川郡地漢置陳縣淮陽國治此晉於此置豫州後魏置陳郡又置北揚州治項縣北齊改為信州後周改曰陳州隋廢陳郡改縣曰宛丘後改州為淮陽郡唐復為陳州五代晉為鎮安州周為鎮安軍宋宣和初陞淮寧府金元復為陳州並以宛丘縣為附郭國朝省縣入州

改屬開封府

發明郢楚之國都也夷陵楚之墳壠也拔而焚之其辱甚矣楚至是且不能自保乃知前日之謀周其悖繆為如何哉比而書之罪益著矣

甲申三十八年秦置黔中郡集覽黔中郡注見周顯王七年

乙酉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秦白起伐魏拔兩城○楚復取江南十五邑

楚王收東地兵復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為郡以拒秦

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丙戌 四十年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魏納八城於秦秦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温以和

秦敗韓救兵斬首四萬

書法 復伐何甚秦也又割何甚魏也納城而復伐而又割秦之無厭魏之不振益甚矣故詳書之

丁亥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戊子 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

和考異 提要此句下有秦使楚使者黄歇歸約親於楚

秦救韓敗趙魏之師斬首沈卒十五萬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實修武

集覽 南陽今懷州是徐廣曰河內郡脩武縣古名南陽始皇更名河內此本魏地其荆州之南陽屬韓欲璽謂以地事秦欲得封之而受其璽璽印也古者尊卑通用至秦漢以後始專名王者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博者局戲也即陸博也以五木為骰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為勝負之采晉謝艾曰梟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正義曰博骰有刻為梟鳥形者梟為最勝

也便宜也得梟則宜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戰國策作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注食者行棊也握不行也脩武注見前南陽摭實一統志云脩武本商之甯邑周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秦更名曰南陽城漢置脩武縣屬河內郡東魏置廣寧郡又置西脩武縣尋省北齊移縣治西脩武故城隋又移治濁鹿故城唐仍徙治西脩武屬懷州宋省入武陟縣尋復置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懷慶府

發明 前年方書秦伐魏韓救之是年乃書趙魏伐韓果何理耶是時秦有虎狼之暴列國正宜同心相卹救患分災猶恐弗及而魏乃背棄恩義自伐與國烏得而不亡哉直書于冊其惡見矣

己丑 四十三年 韓桓惠王元年 楚太子完質於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

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又兼韓服魏割濮磨之北注秦齊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且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毁而忘毁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而欲資之與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則韓魏必為關内之侯注地於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揺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

之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集覽

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必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累棊是也致言取物置之物上也案劉向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左右莫敢諫荀息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而見之荀息曰臣不敢諫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試作之荀息乃正顏色定志意而作之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國用空虛社稷將亡靈公即壞其臺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濮磨並魏地濮水出濮陽南經鉅野入濟索隱曰磨近濮注秦齊之要索隱曰注謂以兵截之也戰國秦策注作斷絕楚趙之脊劉伯莊曰言秦得魏地則楚趙之從絕王之威亦單矣單亦作殫索隱曰盡也言王之威盡行矣肥仁義之地高誘曰肥猶厚也地猶言道狐涉水濡其尾春中君傳注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

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也
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彖曰濡其尾不續終也
注汔許訖反伊川傳曰汔壯勇貌狐能渡水其老者
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水聲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慎
故勇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朱氏附錄曰不續
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
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齊右壤正義曰謂
青州之西北一經兩海要約天下索隱曰西海至東
海皆是秦地東西為經故稱一經正義曰經言橫度
中國東西也要約所以結信也戰國秦策作一注兩
海要絕天下高誘二埀今按是時極東為齊國
曰要絕謂中斷也　正誤　非秦所有二埀疑指西與南
蓋秦國在西先滅蜀又伐　一統志云黃歇楚人
楚取漢中黔中南郡地　摭實　濮水在大名府開州
東南六十里即莊子埀
釣處磨水未詳出處

秦置南陽郡集覽南陽郡注見秦二世三年○秦魏楚伐燕

庚寅四十四年燕武成王元年趙伐齊

辛卯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爲馬服君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道遠

險陿如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集覽閼與索隱曰音曷余在上黨沾縣西正義曰閼於連反與音預聚落名也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西北二十里又儀州和順縣城亦云韓閼與邑二所未詳又洺州武安西五十里有閼與山蓋是已樂乘樂毅之子乘平聲將勇者

勝索隱曰將方來也方來者勇故勝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山在邯鄲西北十里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言能服馬也正誤將勇者勝今按將者料度將然之詞摭實一統志云閼與城名在沁州城西北二十里史記趙奢大破秦軍解閼與之圍即此地漢曰閼與聚俗呼烏蘇村趙奢趙人

秦伐齊取剛壽

穰侯言於秦王使客卿竈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集覽客卿竈客卿戰國時官名為他國遊官者設竈名也失其姓剛壽剛縣屬濟北郡壽即鄆州壽張縣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陶邑魏冉先封穰復益封陶今濟陰定陶縣是括地志云濟州平陰東三十五里有陶山摭實一統志云剛壽古之二邑名剛即魯之闡邑漢置剛縣屬泰山郡晉改剛平縣後魏省之故城在兗州府定陶縣東北壽

即曾之良邑漢為壽良縣屬東郡其治在今縣南九十里東漢改為壽張縣隋屬濟州後屬鄆州唐於此置壽州并增置壽良縣尋俱省宋屬東平府金元仍舊國朝初省入須城陽穀二縣後復置壽張縣改屬兗州府陶邑本堯所居之邑春秋時屬齊秦滅齊置定陶縣漢初屬濟陰國後陞為定陶國元魏改為西兗州治所隋屬濟陰郡唐初屬曹州尋降為定陶鎮宋置廣濟軍兼置定陶縣熙寧中軍廢以縣復屬曹州後復置軍金廢軍仍以縣屬曹州本朝初省入州後復置之改屬兗州府

秦滅義渠質實 義渠國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二年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

秦以范睢為客卿考異 提要書曰魏人范睢入秦秦以為客卿

初魏人范睢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賈以為睢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睢折脅摺齒置厠中睢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持睢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睢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睢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睢曰非敢然也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尚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臣不敢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是何言也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

寡人也雖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若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於亡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雎為客卿與謀兵事

集覽 須賈姓名密須氏之後離宮天子出遊之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永巷正義曰宮中巷名也宮中有長巷故名焉後改名掖庭巷或作衖離騷經五子用失乎家衖注家衖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中國之處戰國秦策注處上聲止也天下之樞戰國秦策注言出入來往所由也

正誤 中國之處今按處當讀去聲謂中國所在也

壬辰 四十六年秦攻趙閼與不拔

書法 不拔矣何以書著秦彊也秦自武王以來至是四十二年書伐國二十六未有不得地者至是再攻閼與一書擊却一書不拔以是為異也故書而趙奢之功亦著矣

癸巳 四十七年秦伐魏拔懐

始用范睢之謀也

甲午 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發明 太子國之冢嗣朝夕視君膳者也質諸鄰國可乎然有不獲已者如楚太子横太子完之類為質於秦猶曰迫於強敵弗克自保云爾今秦乃以太子質魏何哉且其連年伐魏侵暴不已乃

欲以是結歡將誰欺乎戰國之世締交合從更相傾覆大率若此故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臣於此亦云

乙未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集覽秦拔魏邢丘范曄曰得城為拔魏世家秦拔我郪丘徐廣曰一作廩丘又作邢丘在河南平皋括地志云平皋故城在懷州武陟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更名曰懷也郪丘令汝南新郪是　質實一統志云郪丘古地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安釐王時秦拔我郪丘即此漢置新郪縣屬汝南郡後省之故址在鳳陽府潁州治八里

發明秦自赧王之四十年伐魏圍大梁割溫以和未幾又拔四城又割南陽以和矣至是未十年間拔懷拔邢丘兵無虛日魏地不盡秦寇不止所謂割地講和與夫質子結歡之意果安在哉惟

合前後所書觀之則秦人譎詐反覆固自不言可知而魏人略不之悟以亡其國然則後世欲恃和為固者可以觀之矣

○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睢為丞相封應侯

范睢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弒湣王李兑管趙而因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兑之類也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芉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睢為丞相封應侯魏須賈聘於秦睢因辱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齊走趙匿平原君家

集覽太后擅行不顧秦國策注謂專擅而不顧王穰侯出使不報穰侯魏冉也秦國策注報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出外也穰注見十四年華陽涇陽擊斷無諱華陽君芉戎涇陽君公子悝秦國策注擊斷謂刑人也無諱言不避王也華陽在鄭

州管城南涇陽屬雍州高陵進退不請高陵君公子市進退由己不請於王大戴禮孔子曰古之大夫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注不請而擅行也高陵屬馮翊故城在雍州高陵西南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范睢傳注披片彼反上聲秦策注實木子也披褫之也此逸詩文下文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危其主此二句因詩中之也淖齒管齊范睢傳注管典也言淖齒典齊權而行弒逆也秦策注管猶管摧之管專之也下管趙同

摭實 一統志云華陽秦之縣名未詳所在

涇陽秦之縣名舊城在平涼府界以居涇水之北故名漢初屬安定郡惠帝改池陽縣屬左馮翊後魏徙咸陽郡治此後周省縣隋罷郡復置涇陽縣屬雍州唐屬鼎州尋復屬雍州宋金仍舊元省入高陵縣尋復置國朝因之改屬西安府高陵秦之縣名為左輔都尉治所漢隸左馮翊後漢左馮翊自長安出治高

陵三國魏屬京兆郡唐初析置鹿苑縣尋省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書法母后書廢始此終綱目太后書廢者三秦芉氏魏高太后晉楊太后莫悖於秦君晉賈氏

以子廢母以婦廢姑綱目所深誅也

發明上書秦君廢其母逐冉戎下書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則廢母逐諸臣乃雎之謀明矣夫臣猶可逐也母可廢乎既正其為母之名則秦君之惡始著而雎亦與有其罪矣直書于冊其義自見

趙以公子勝為相

丙申五十年趙孝成王丹元年秦君母芉氏以憂卒

司馬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用白起南取鄢郢東廣地於齊功亦大矣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如睢之言也睢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甥舅之恩睢真傾危之士哉

集覽 直欲得穰侯之處范睢直欲奪得魏冄之相位

書法 前書廢其母此書以憂卒而秦君之罪不可贖矣終綱目書太后以憂崩卒者三秦芊氏晉庾氏苻秦强氏

發明 前已書廢矣而此猶以母稱者母無可廢之理不子秦君之廢也國君之母苟非得罪祖宗其子安得而廢之況又因以憂卒乎直書于此所以著秦穆之罪也

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

取注人

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

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
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
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
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
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令媼尊長安君之
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
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
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
師乃出 集覽 代燕取中陽徐廣曰陽一作人正義曰
秦師退 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
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里爾時屬燕注人韓邑
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左師觸龍左
師官名觸龍左師之名也趙策作觸讋長安君索隱
曰孔衍云趙地亦有長安正義曰以長安善故以為
號耳後封長安君以饒案饒即饒陽可知長安非地
明矣孔說誤胥之入索隱曰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

其出也賤息舒祺兒子曰息賤息謙稱其子也舒祺其名補黑衣之缺趙策注尸祝之服所謂袨服漢張敞傳備皁衣三十餘年谷永傳擢之皁衣之吏如淳注羣臣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詩緇衣篇注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燕后趙女聘於燕必勿使反謂失意於燕乃反趙耳穀梁傳隱二年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注胥之入今反謂為夫家所遣正誤按須待也

發明春秋惡兵之書惟書救則未有不善之者今秦肆其強暴伐趙而取其城邑齊人救之可謂善之善矣胡為反用趙兵而取燕韓之地哉伐而書遂所以著其始以義而終以利也豈不深可惜哉

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

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

書法 芊氏書治國事此書國事皆決於其母何怨辭也若曰建之意欲取決焉云耳何怨乎太史氏太史氏事秦謹與諸侯信由是齊四十餘年不被兵則賢也其視芊氏不可同日語矣

丁酉 五十一年 齊王建元年 秦白起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戊戌 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絶太行道

書法 特筆也攻取之際地有關於成敗之大勢者綱目必特書之故秦書攻絶太行道漢書羌斷隴道 安帝元初元年 書斷斜谷閣 獻帝初平二年 唐書賊斷峽江路 僖宗中和二年 皆特筆也

○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考異 提要書曰楚太子完自秦逃歸君橫卒嗣立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為相封之淮北

集覽與國索隱曰列國各相許與者曰與國正義曰許與相推奬也項籍本紀田假為與國之王如

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張晏曰與黨與也戰國策注與國同福之國也欲聽之欲聽從黃歇自殺

己亥 **五十三年** 楚考烈王完元年

楚納州于秦 集覽州 徐廣曰楚邑名今南郡州陵縣括地志云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州國也周武王封為淳于國

○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降趙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為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

集覽野王地理志河内郡野王縣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上黨地理志河東上黨縣屬也

并州正義曰今路州是也潞州有上黨縣鄭道已絶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也索隱曰秦伐野王則是上黨歸韓之路絶矣

質實

一統志云野王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秦屬三川郡漢為野王縣屬河内郡晉河内郡治此隋改為河内縣唐為懐州治以太行紫陵忠義三縣省入五代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懐慶府上黨秦之郡名治長子縣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以名郡漢因之晉徙治潞縣後周始置潞州領上黨襄垣二郡隋初郡廢大業初改州為上黨郡併置上黨縣唐復為潞州天寶

初改上黨郡乾元初復為潞州後置昭義軍節度屬河東道五代時梁改匡義軍唐改安義軍晉改昭義軍宋改昭德軍後陞為隆德府金復為潞州元初為隆德府尋復為潞州屬平陽路國朝因之以上黨縣省入直隸山西道

庚子五十四年

辛丑五十五年秦王齕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考異提要漏趙字

秦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之齕遂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

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虞卿曰天下之賀戰
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視天下
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
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
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
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
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
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奢
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
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
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母曰括父為將身
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
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
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
於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
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

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齕為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恐為亂乃挾詐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餘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又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集覽長平在上黨泫氏縣

括地志云故城在澤州高平西二十里白起敗趙括處以按據之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也韻會入聲按字下注按捺也引史記白起傳以按據上黨民為𡡉𡡉居候反索隱曰𡡉亦講講亦和也戰國策作為講注云講字元從女從冓求和也與講無異義史記甘茂傳與魏講罷兵注鄒氏云講讀曰𡡉制𡡉索隱曰制言聽否由之奇兵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又注詳見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兵非出奇不勝輕兵正義曰人馬不帶甲為輕兵

質實

一統志云長平戰國趙之邑名漢置泫氏縣屬上黨郡後魏改泫氏屬建興郡後屬長平郡北齊省泫氏移治高平城改高平縣屬高都郡後周改郡曰高平隋初郡廢以縣屬澤州唐於此置蓋州貞觀初州罷縣仍屬澤州五代宋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澤州故城在縣西北二十里即秦白起破趙括處

書法上黨書趙何予趙之得有上黨也趙之禍自上黨始則曷爲予之予趙所以惡秦也是故秦伐斬首多矣不書數至此特書坑四十萬罪起也書坑降卒始此終綱目書坑降卒二是年白起漢初項籍二十萬

秦坑諸生不與焉

發明上黨韓地而繫之趙者明上黨之歸趙也趙受上黨之地名覺啓禍自貽伊慼固可深責然白起挾詐而坑降卒四十萬衆自書契以來未之或有前此秦人固嘗斬首多矣往往見之分注之中至此始揭而書之者所以甚起殺降之罪且以著秦氏之暴也

壬寅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毋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之約割地也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樓緩曰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搆難而天下說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矣虞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則是王失之於齊取償於秦也以此發聲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

於王矣趙王曰善使卿如齊未返而秦使者已在趙矣

集覽 武安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括地志云故城在今洺州武安縣西南七里戰國屬趙皮牢趙世家魏敗我澮取皮牢括地志云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正義曰皮牢當在澮之側也澮注見安王二十四年垣雍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正義曰雍於用反卷縣所理垣雍城在鄭州原武西北七里

質實 一統志云武安春秋晉邑名戰國屬趙秦屬邯鄲郡漢置武安縣屬魏郡曹魏屬廣平郡隋屬武安郡唐初屬洺州後屬磁州宋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彰德府

書法 又割何病韓趙也曷為病之二國既已失地韓又割垣雍趙又割六城是再失地也幾又割而國不亡秦之無厭亦甚矣故魏已獻八城又獻溫則書又割韓趙既失武安皮牢太原上黨又

獻垣雍六城則書又割皆所以甚秦也然趙之伐
中山也既取數邑又要四邑然後許和非獨秦然
也反復之理亦可畏哉合
而觀之綱目之垂戒切矣

魏以孔斌為相尋以病免考異 提要書曰魏相孔斌免

初魏王聞子順賢聘以為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
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
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
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
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
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荅曰行
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
寢於家喟然歎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
盡為秦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
若不勝則可乘敝而擊之勝則因而服焉於我何損

弑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䝉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相樂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顔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弑穿之子也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仇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窮抵虞卿卿棄相印與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秦乃歸平原君睢言王稽王以爲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爲將軍睢散家財物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讐必報云集覽齊首謂魏齊之頭一飯之德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過曹僖負羈饋盤飧公子受之後重耳

立是為文公侵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即此睚眦之讐睢本傳注睚崖賣反眦仕賣反睚眦相嗔怒而見齒也漢杜業傳報睚眦怨注睚音崖舉眼也眦即眥字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亦報之

書法入綱目百四十五年書誘執者三顯王二十九年公子卯赧王十六年楚君槐是年公子勝皆秦也秦之譎甚矣終綱目書誘執五詳顯王二十九年

癸卯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

考異提要書曰秦王齕伐趙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然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又使應侯請之終辭不行乃以王齕代陵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黄歇帥師救趙

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蚤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為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集覽其末立見末錐表也見音現脫穎而出脫突也穎錐鋋也言猶錐鋋銳上突然而出小豎子言其庸劣無智若童豎然歃血增韻注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血顏師古曰預盟者各歃血餘者瘞之故云歃索隱曰盟之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馬諸侯犬豭大夫已下用雞毛遂請取雞狗馬血來者蓋總盟之用牲也歃所甲反漢王陵傳作唼血史記漢文本紀啑血顏師古注啑與歃同

魏晉鄙師師救趙次于鄴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衍入邯鄲說趙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紂醢九侯鄂侯爭之彊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欲令之死今秦梁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之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女子讒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致食客三千人有隱士侯嬴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

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

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集覽 上首功之國譙周曰秦用商鞅計置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之首功之國或曰上猶尚也鮑彪曰上時所尊上也梁未晗梁即魏也晗見也醢九侯句絕謂誅九侯也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其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也葅肉為醢高誘曰言剉斮之如此耳漢書誅彭越盛其醢徧賜諸侯注反者被誅為醢徐廣曰九一作鬼索隱曰九依字讀鄒誕生音仇也括地志云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一名鬼侯城即此爭之彊史記作爭之彊辯之疾脯鄂侯脯亦誅之也鄭玄曰大物解肆而乾之

曰乾肉薄析曰脯徐廣曰鄂一作邘野王縣有邘城
枸之牖里之庫史記牖作羑地理志河内湯陰縣有
羑里城韋昭曰羑音酉正義曰羑一作牖牖城在相
州湯陰北九里紂因西伯城也庫兵車藏也下士下
謂禮遇之侯嬴姓名也嬴音盈索隠曰又音嬴瘦之
嬴夷門監者魏公子傳曰夷門之抱關者也太史公
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
門也虛左顔師古曰凡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
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虛左者謂空左方一位以
迎之葢尊之也睥睨史記作俾倪索隠曰俾浦計反
俔五計反鄒誕生曰俾匹未反俔五弟反正義曰與
睥睨通不正視也如姬其愛姬姓如氏遊説荀悦曰
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説
説輸芮反兵符符信也輔也所以輔信古者以竹為
之故字從竹後世詐僞蜂起以竹易得之物不足為
之防於是有銅鐵金銀鑄為物象而用之漢文帝初

與郡國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長六寸第一至五國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旁鐫篆書亦一至五出入徵發用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顏師古曰與郡國為符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此漢制也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銅魚木契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

質實 一統志云羑里城名在彰德府湯陰縣北九里一名牖城又名防城北臨牖水即商紂囚周文王處夷門史記大梁城其東門曰夷門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為公子無忌畫計厚遺之不受即此處

書法 凡救書次識也晉鄙可識則無忌無貶乎書襲書奪綱目之意見矣終綱目救書次五是年晉鄙梁癸酉年武陵王紀乙亥年王琳五代庚午年晉王戊申年唐遣兵救書屯一齊辛巳年涪

陵王遣兵惟王琳晉王非譏辭

發明　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之類是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之類是也夫伐而書次所以美其按兵不進有待彼自服之意救而書次所以譏其緩不及事有怠於救患之意當是時也趙有旦暮之急為與國者雖被髮纓冠救之若不暇恤而乃逡巡顧望頓兵久次果何義耶上書秦伐趙圍邯鄲邯鄲趙之國都也下書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曰乞曰救其急若此晉鄙親將大衆盍鼓行而前猶恐弗及方且畏秦不進何歟書帥師以見其兵力之衆書次鄴以見其趦趄之實其貶之之意明矣然則無忌奪軍可乎曰書襲殺晉鄙所以著其專輙之罪書奪其軍以進所以著其救患之勇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然則予之乎曰予之也

何以知之以下書大破秦軍邯鄲下知之也夫秦為無道吞噬列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能救之者救之可也邯鄲被圍經歷三時危困亟矣無忌一舉解趙之圍故序其績所以恕其奪軍之罪而非以是為法也後之觀綱目者要當以是權衡之

甲辰 五十八年 燕孝王元年

秦殺白起

王齕戰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陰密行至杜郵應侯曰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集覽士伍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者稱士伍陰密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今涇州鶉觚縣西古密須國也杜郵索隱曰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

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三秦記云杜郵後改為孝里也　質實一統志云陰密古國春秋戰國俱屬秦漢置陰密縣屬安定郡晉因之隋省入鶉觚縣故城在平涼府靈臺縣西五十里杜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五里即秦白起自刎處今其地名孝里亭應劭云杜地名郵即傳馹之郵亭也

書法　殺無罪稱殺白起殺降其罪大矣其以無罪書何秦殺之不以其罪也綱目之例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然殺降不可以不罪也故不書爵

發明　白起殺降有罪故盡削其官然秦人罪之不以其理故不書誅而書殺也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

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
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
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
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
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
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
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
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
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為
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集覽信陵君魏安
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釐王異母弟
公子無忌也封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無信陵或云
是鄉邑名辠過辠即古文罪字秦始皇以其似皇字
故改為罪以負於魏索隱曰負當音佩不忍言不忍
猶言不敢也恐公子無忌以大義相責故不敢言獻

城

正誤　以負於魏今按負如字亦通孤負也

書法　書大破秦軍何志功也綱目上義不上功則曷為志之秦伐之不得志未有甚於此者書惡秦也故河渭絕一日則書赧王十七年大破秦軍則書是年追至函谷而還則書秦甲寅年皆惡秦之辭也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

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賔客復以五百金買竒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賔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説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乘間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為嗣因請不韋傅之不韋娶邯鄲姬絶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者得脱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名曰楚

集覽 異人孝文王子也後更名楚陽翟大賈呂不韋呂不韋本

傳注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潁川陽翟縣
案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紀其事迹亦多與本
傳不同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縣也賈音古往來賤買
貴賣也此奇貨可居以異人方財貨也居蓄積也漢
張湯傳田信居物致富注謂居蓄賤物以乘時射利
也期年而生子政呂不韋傳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
生子政注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
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
則生政自當踰常期也政始皇之名楚服而見夫人
見刑句反不韋以王后楚人故使異人服是製而說
之當自子之子嗣也我當自養之為嗣也更名曰楚
戰國策曰本名異人王后說其狀高其志曰吾楚人
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楚案呂
不韋傳作名子楚有此不同耳　質實　一統志云陽
秋時為鄭之櫟邑戰國為韓國秦為陽翟縣尋兼置
潁川郡漢因之晉屬河南郡東魏置陽翟郡隋廢郡

以縣屬襄城郡唐屬嵩州後屬許州宋屬潁昌府劉豫置潁順軍金改為州又改鈞州以州有鈞臺故名元仍舊本朝以陽翟縣省入改屬開封府

乙巳 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考異 提要書曰秦伐韓取陽城負黍伐趙取二十縣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京師臨王卒

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

集覽 取陽城負黍徐廣曰陽城有負黍聚括地志云陽城洛州縣也負黍亭在陽城西南三十五里故周之邑

左傳云鄭伐周負黍是也戰國屬韓案取者春秋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左傳昭四年取鄁言易也是已將軍樛樛居尤反將軍之名也史失其姓前漢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案周本紀樛字從手旁正義曰樛糺虬反

摭實

一統志云陽城古邑名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即此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韓秦屬潁川郡漢置陽城縣仍屬焉晉屬河南郡東魏析置堙陽縣改曰武林後又改曰嵩陽與陽城並屬河南郡唐初屬嵩州尋改陽城曰告成嵩陽曰登封後又改告成曰陽邑五代周時省陽邑入登封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河南府

書法

王書卒何失天下之辭也故諸侯失國弒不書弒蜀侯齊君地王失天下崩不書崩綱目之垂戒嚴矣

發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自周東其轍王政不綱天下不知有王久矣然周室雖微君也諸侯雖大臣也秦自非子以善養馬受地於孝王之朝邑之秦為附庸至宣王命秦仲為大夫而平王始封襄公為諸侯繼之任好稱霸西戎春秋初未嘗予之去之十餘世渠梁始用商鞅之策蠶食六國其間天子致伯致胙盖亦間見迭出秦固周之世臣也自惠文武昭襄始僭號稱王日益彊大至是併吞之勢已成以蕞爾之周固知不足以制秦考之前史皆以秦伐韓趙周王恐而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秦怒攻之今分注雖載其說於下然綱目乃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何哉夫彊弱無定形君臣有定分周之不能敵秦者勢也秦之不可加周者分也赧無桀紂之惡秦無湯武之德以天子而臨諸侯

何恐之有以王命而討有罪何倍之有特筆書之所以扶三綱垂世教立萬世君臣之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也凡此類非綱目不能循其視春秋特筆書天王狩于河陽殆異世而同旨茲蓋筆削之大節不可以常事觀者臣故備而論之

謹案第二十八頁後三行韓入武遂于秦按前十二年秦已取韓武遂此又安得武遂而獻之據史記韓襄王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當在赧王十九年此漏未書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在并州清源縣南刊本脫縣字據元和郡縣志增

第四十四頁後八行楚漢春秋有夜侯蠱達按史記作蠱達漢書作曲成侯蠱達

第五十頁後四行謂青州之西北刋本青訛渭按渭川非齊地齊都臨淄于唐屬青州今改

第五十一頁後七行又儀州和順縣城刋本和順訛順和據括地志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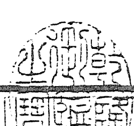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一頁後八行又洺州武安西五十里刋本洺訛洛按唐志洺州廣平郡本武安郡磁州武安縣武德六年隷洺州今據改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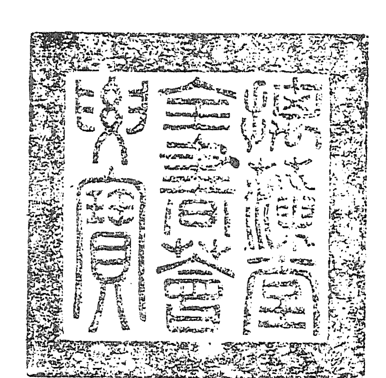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六頁後一行唐初析置鹿苑縣刋本苑訛

宛今改

第七十二頁後二行陽翟今河南府縣也刊本脫縣字按唐志許州陽翟龍朔二年隸洛州洛州河南府自治河南縣據唐志增

第七十三頁前一行唐屬嵩州後屬許州按唐志陽翟曾隸洛州會昌三年復屬許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